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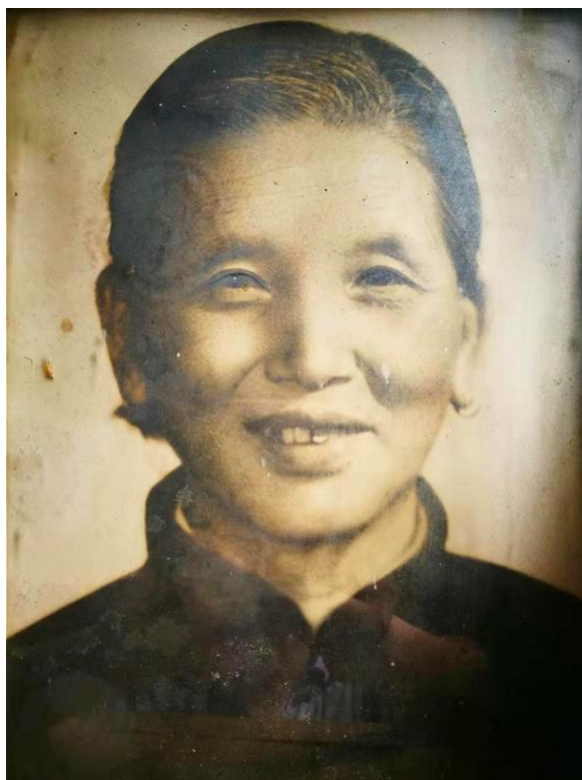
从前慢……

写在黄河艺术团《金秋月圆 2019》音乐会演出之前

傅玉秀

自从 2018 年参加了黄河艺术团，我学了很多从未听过的文化气息浓郁的歌曲，仿佛欣赏一段段黑白老电影，比如《听泉》、《我哥回》、《茶山情》等等。2019 年，我们又唱了刘胡轶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大师、画家木心先生创作的诗歌进行改编的《从前慢》这首歌曲。

每个星期四参加黄河艺术团合唱排练，当《从前慢》的前奏响起，轻柔的“呜——”声，由远而近，由轻渐高，又像一阵风，飘拂而去，仿佛缓缓打开一幅水墨画卷，“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，是一句；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”，画面开始灵动起来，豆浆店的热气在清晨的江南水乡的淡雾中飘摇，画卷中的景与人开始活动起来，从我的记忆深处走了出来。



记得早先少年时，我的外婆早上会给我一些钱和容器，让我到小镇唯一的火车站旁边的卖豆浆的小店给她买几根油条、一碗淡豆浆、一碗咸豆浆当作她们家的早餐。外婆脸色总是笑咪咪的，她的眼睛总装满了笑意。我们的父母会对我们打骂、发脾气，会对我们做的事挑剔、批评，而外婆永远把我们小孩子当作心肝宝贝，总是夸我们小孩子“真乖来！”。我们小孩子就喜欢外婆那样喜欢我们的样子，争着给外婆干活，去担井水给外婆的水缸灌满，帮外婆扫地，外婆就会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零食，装进我们的小衣兜里。

外婆不认得字，看见我用字典，她总夸我：这么能干啊，这么厚的书都看得懂啊！夸得我心花怒放，越发喜欢读书了。外婆闲下来的时候，戴着老化眼镜，抱着她的女红小筐，做着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，我就坐在她旁边读小说。

外婆是位大美人，特别爱干净，她的衣服洗好后都要用米浆浆过，她告诉我这样衣服才挺括。她洗过头发后，用密密的篦子把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，然后总要用头油把头发抹一抹，让头发干净发亮；她每天一趟趟往巷尾的水溪跑，把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干净，抹布更是一遍遍地洗得干干净净。

其实外婆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记忆中外婆的堂屋永远挂在一幅男子的画像，目光炯炯，英气逼人，剃光的头顶，让我联想起蒋介石；小时候甚至不敢问那是谁，后来知道，那就是早逝的外公。外婆三十五岁的时候守寡，那时我的阿姨才三～四岁，外婆一辈子生养了六个孩子，只有老大与老小存活，老大长大成人后却得了血吸虫病去世。外婆吃了好多的苦，独自开个小茶馆把阿姨养大。我的母亲当年租住在她的楼上，与她的大女儿同岁，我的大哥出生后，外婆每次看见我的大哥就泪水涟涟，心酸地对我妈妈说，要是我的女儿不生病，我的外孙也有这么大了，你就让他叫我外婆吧。从此，“说一句，是一句”，我们就有了永远的外婆。

我出国留学后，一去第一次十年才回家，之后也是三五年才能回去一次，外婆知道我们是见一次便少一次，多年前她给我留下一枚戒指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后来，外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病，回去见她，她已经不记得很多事了，但是，她永远记得我妈妈的名字，和他的“大外孙”我哥哥的名字。

难以置信的，2017年的7月22日，我回家探亲，给阿姨家打电话问候外婆，阿姨说，外婆情况不太好，我马上赶去看望外婆。我上午11:45赶到，下午给102岁高寿的外婆送了终。她虽然老年痴呆多年了，我告诉她我回来看她了，她的双手在摸我的双手，还是有感知的。下午，阿姨与外婆的外孙小龙哥伺候给她喝药，一口口地喝得很好，一滴都没有漏出来呢，到永远，外婆都那么干净，但是下午2:50的时候她永远地闭上了她那双美丽的笑咪咪的双眼。

还记得在这三年前我回来看她，用手机给她拍照，让她看，她看着自己的照片不相信地说：我怎么会有这么老啊？把围着她的所有人都逗乐了。相信爱美的她，脑海里一直是

以前她对着镜子梳妆打扮的美丽的模样。外婆的善良、美丽、勤劳，她那笑咪咪的样子永存我心。

“呜——”，牧歌的旋律遥远地响起，我收回了回忆，卷起这幅记忆的画卷，珍藏于心。

黄河艺术团的朋友们，大华府的观众们，你们还记得黄河艺术团演唱的这首《从前慢》吗？它是否曾经唤起你那些永存心底的记忆，打开珍藏于心的画卷？黄河艺术团走过了三十年，让我们漫步在这长长的时光的走廊，一起回忆那充满温馨的美好时光。